



教育部推荐书目



大师译丛系列

俄罗斯的童话

[苏] 瓦·高尔基 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

大 师 译 丛 系 列

俄罗斯的童话

苏联 M·高尔基 著

北京尚左志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划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

小 引

这是我从去年秋天起，陆续译出，用了“邓当世”的笔名，向《译文》投稿的。

第一回有这样的几句《后记》：

“高尔基这人和作品，在中国已为大家所知道，不必多说了。”

“这《俄罗斯的童话》，共有十六篇，每篇独立；虽说‘童话’，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，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。发表年代未详，恐怕还是十月革命前之作；今从日本高桥晚成译本重译，原在改造社版《高尔基全集》第十四本中。”

第二回，对于第三篇，又有这样的《后记》两段：

“《俄罗斯的童话》里面，这回的是最长的一篇，主人公们之中，这位诗人也是较好的一个，因为他终于不肯靠装活死人吃饭，仍到葬仪馆为真死人出力去了，虽然大半也许为了他的孩子们竟和帮闲‘批评家’一样，个个是红头毛。我看作者对于他，是有点宽恕的，——而他真也值得宽恕。

“现在的有些学者说：文言白话是有历史的。这并不错，我们能在书本子上看到；但方言土话也有历史——只不过没有

人写下来。帝王卿相有家谱，的确证明着他有祖宗；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没有家谱，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证据。笔只拿在或一类人的手里，写出来的东西总不免于蹊跷，先前的文人哲士，在记载上就高雅得古怪。高尔基出身下等，弄到会看书，会写字，会作文，而且作得好，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，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，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。如果上等诗人自己写起来，是决不会这模样的。我们看看这，算是一种参考罢。”

从此到第九篇，一直没有写《后记》。

然而第九篇以后，也一直不见登出来了。记得有时也又写有《后记》，但并未留稿，自己也不再记得说了些什么。写信去问译文社，那回答总是含含糊糊，莫名其妙。不过我的译稿却有底子，所以本文是完全的。

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，只因别无译本，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。倘有人从原文译起来，一定会好得远远，那时我就欣然消灭。

这并非客气话，是真心希望着的。

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之夜，鲁迅。

一个青年，明知道这是坏事情，却对自己说——

“我聪明。会变博学家的罢。这样的事，在我们，容易得很。”

他于是动手来读大部的书籍，他实在也不蠢，悟出了所谓知识，就是从许多书本子里，轻便地引出证据来。

他读透了许多艰深的哲学书，至于成为近视眼，并且得意地摆着被眼镜压红了的鼻子，对大家宣言道——

“哼！就是想骗我，也骗不成了！据我看来，所谓人生，不过是自然为我而设的罗网！”

“那么，恋爱呢？”生命之灵问。

“呵，多谢！但是，幸而我不是诗人！不会为了一切干酪，钻进那逃不掉的义务的铁栅里去的！”

然而，他到底也不是有什么特别才干的人，就只好决计去做哲学教授。

他去拜访了学部大臣，说——

“大人，我能够讲述人生其实是没有意思的，而且对于自然的暗示，也没有服从的必要。”

大臣想了一想，看这话可对。

于是问道——

“那么，对于上司的命令，可有服从的必要呢？”

“不消说，当然应该服从的！”哲学家恭恭敬敬地低了给书本磨灭了的头，说。“这就叫作‘人类之欲求’……”

“唔，就是了，那么，上讲台去罢，月薪是十六卢布。但是，如果我命令用自然法来做教授资料的时候，听见么——可也得抛掉自由思想，遵照的呵！这是决不假借的！”

“我们，生当现在的时势，为国家全体的利益起见，或者不但应该将自然的法则也看作实在的东西，而还得认为有用的东西也说不定的——部份的地！”

“哼，什么！谁知道呢！”哲学家在心里叫。

但嘴里却没有吐出一点声音来。

他这样的得了位置。每星期一点钟，站在讲台上，向许多青年讲述。

“诸君！人是从外面，从内部，都受着束缚的。自然，是人类的仇敌，女人，是自然的盲目的器械。从这些事实看起来，我们的生活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”

他有了思索的习惯，而且时常讲得出神，真也像很漂亮，很诚恳。年青的学生们很高兴，给他喝采。他恭敬的点着秃头。他那小小的红鼻子，感激得发亮。就这样地，什么都非常合适。

吃食店里的饭菜，于他是有害的——像一切厌世家一样，他苦于消化不良。于是娶了妻，二十九年都在家庭里用膳。在用功的余闲中，在自己的不知不觉中，生下了四个儿女，但后来，他死掉了。



带着年青的丈夫的三位女儿，和爱慕全世界一切女性的诗人的他的儿子，都恭敬地，并且悲哀地，跟在他灵柩后面走。学生们唱着“永远的纪念”。很响亮，很快活，然而很不行。坟地上是故人的同事的教授们，举行了出色的演说，说故人的纯正哲学是有系统的。诸事都堂皇，盛大，一时几乎成了动人的局面。

“老头子到底也死掉了。”大家从坟地上走散的时候，一个学生对朋友说。

“他是厌世家呀。”那一个回答道。

“喂，真的吗？”第三个问。

“厌世家，老顽固呵。”

“哦！那秃头么，我倒没有觉得！”

第四个学生是穷人，着急地问道——

“开吊的时候，会来请我们吗？”

来的，他们被请去了。

这故教授，生前做过许多出色的书，热烈地，美丽地，证明了人生的无价值。销路很旺，人们看得很满意。无论如何——人是总爱美的物事的！

遗族很好，过得平稳——就是厌世主义，也有帮助平稳的力量。

开吊非常热闹。那穷学生，见所未见似的大嚼了一通。

回家了后，和善地微笑着，想道——

“唔！厌世主义也是有用的东西……”

二

还有一桩这样的故事。

有一个人，自以为是诗人，在做诗，但不知怎的，首首是恶作。因为做不好，他总是在生气。

有一回，他在市上走着的时候，看见路上躺着一枝鞭——大约是马车夫掉下的罢。

诗人可是得到“烟土披里纯”了，赶紧来做诗——

路边的尘埃里，黑的鞭子一样

蛇的尸身被压碎而卧着。

在其上，蝇的嗡嗡凄厉地叫着，

在其周围，甲虫和蚂蚁成群着。

从撕开的鳞间，
看见白的细的肋骨圈子。
蛇哟！你使我记得了，
死了的我的恋爱……

这时候，鞭子用它那尖头站起来了，左右摇动着，说道——

“喂，为什么说谎的，你不是现有老婆吗，该懂得道理罢，你在说谎呀！喂，你不是一向没有失恋吗，你倒是喜欢老婆，怕老婆的……”

诗人生气了。

“你那里懂得这些！”

“况且诗也不像样……”

“你们不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出来吗！你除了呼呼的叫之外，什么本领也没有，而且连这也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呀。”

“但是，总之，为什么说谎的！并没有失过恋罢？”

“并不是说过去，是说将来……”

“哼，那你可要挨老婆的打了！你带我到你的老婆那里去……”

“什么，还是自己等着罢！”

“随便你！”鞭子叫着，发条似的卷成一团，躺在路上了。并且想着人们的事情。诗人也走到酒店里，要一瓶啤酒，也开始了默想——但是关于自己的事情。“鞭子什么，废物罢了，不过诗做得不好，却是真的！奇怪！有些人总是做坏诗，但偶

然做出好诗来的人却也有——这世间，恐怕什么都是不规则的罢！无聊的世间……”

他端坐着，喝起来，于是对于世间的认识，渐渐地深刻，终于达到坚固的决心了——应该将世事直白地说出来，就是：这世间的东西，毫无用处。活在这世间，倒是人类的耻辱！他将这样的事情，沉思了一点多钟，这才写了下来的，是下面那样的诗——

我们的悲痛的许多希望的斑斓的鞭子，
把我们赶进“死蛇”的盘结里，
我们在深霾中彷徨。

呵哟，打杀这自己的希望哟！

希望骗我们往远的那边，
我们被在耻辱的荆棘路上拖拉，
一路凄怆伤了我的心，
到底怕要死的一个不剩……。
就用这样的调子，写好了二十八行。



“这妙极了！”诗人叫道，自己觉得非常满意，回到家里去了。

回家之后，就拿这诗读给他女人听，不料她也很中意。

“只是，”她说。“开首的四行，总好像并不这样……”

“那里，行的很！就是普希金，开篇也满是谎话的。而且那韵脚又多么那个？好像派腻唏达^①罢！”

于是他和自己的男孩子们玩耍去了。把孩子抱在膝上，逗着，一面用次中音(tenor)唱起歌来：

飞进了，跳进了。

别人的桥上！

哼。老子要发财，

造起自己的桥来，

谁也不准走！



他们非常高兴地过了一晚。第二天，诗人就将诗稿送给编辑先生了。编辑先生说了些意思很深的话，编辑先生们原是深于思想的。所以，杂志之类的东西，也使人看不下去。

“哼，”编辑先生擦着自己的鼻子，说。“当然，这不坏，总要而言之，是很适合时代的心情的。适合得很！唔，是的，你现在也许发见了自己了。那么，你还是这样的做下去罢……一行十六戈贝克^②……四卢布四十八戈贝克……呵唷，恭喜恭喜。”

后来，他的诗出版了，诗人像自己的命名日一样的喜欢，

他女人是热烈地和他接吻。并且献媚似的说道——

“我，我的可爱的诗人！阿阿，阿阿……”

他们就这样地高高兴兴地过活。

然而，有一个青年——很良善，热烈地找寻人生的意义的青年，却读了这诗，自杀了。

他相信，做这诗的人，当否定人生以前，是也如他的找寻一样，苦恼得很长久，一面在人生里面，找寻过那意义来的。他没有知道这阴郁的思想，是每一行卖了十六戈贝克。他太老实了。

但是，我极希望读者不要这样想，以为我要讲的虽是鞭子那样的东西，有时也可以给人们用得有益的。

三

埃夫斯契古纳·沙伐庚是久在幽静的谦虚和小心的羡慕里，生活下来的，但忽然之间，竟意外地出了名了。那颠末，是这样的。

有一天，他在阔绰的宴会之后，用完了自己的最后的六格林那。次早醒来，还觉着不舒服的夙醉。乏透了的他，便去做习惯了的工作去了，那就是用诗给“匿名殡仪馆”拟广告。

对着书桌，淋漓漓的流着汗，怀着自信，他做好了——
您，颈子和前额都被殴打着的，



到底是躺在暗黑的棺中……

您，是好人，是坏人，

总之是拉到坟地去……

您，讲真话，或讲假话，

也都一样，您是要死的！

这样的写了一阿尔申^③半。

他将作品拿到“殡仪馆”去了，但那边却不收。

“对不起，这简直不能付印。许多故人，会在棺材里抱憾到发抖也说不定的。而且也不必用死来训诫活人们，因为时候一到，他们自然就死掉了……”

沙伐庚迷惑了。

“呸！什么话！给死人们担心，竖石碑，办超度，但活着的我——倒说是饿死也不要紧吗……”

抱着消沉的心情，他在街上走，突然看到的，是一块招



牌。白地上写着黑字——

“送终。”

“还有殡仪馆在这里，我竟一点也不知道！”

埃夫斯契古纳高兴得很。

然而这不是殡仪馆，却是给青年自修用的无党派杂志的编辑所。

编辑兼发行人是有名的油坊和肥皂厂主戈复卢辛的儿子，名叫摩开，虽说消化不良，却是一个很活动的青年，他对沙伐庚，给了殷勤的款待。

摩开一看他的诗，立刻称赞道——

“您的‘烟士披里纯’，就正是谁也没有发表过的新诗法的言语。我也决计来搜索这样的诗句罢，像亚尔戈舰远征队的赫罗斯忒拉特似的！”

他说了谎，自然是受着喜欢旅行的评论家拉赛克·希复罗忒加的影响的。他希复罗忒加这人，也就时常撒谎，因此得了

伟大的名气。

摩开用搜寻的眼光，看定着埃夫斯契古纳，于是反复地说道——

“诗材，是和我们刚刚适合的，不过要请您明白，白印诗歌，我们可办不到。”

“所以，我想要一点稿费。”他实招了。

“给，给你么？诗的稿费么？你在开玩笑罢！”摩开笑道。
“先生，我们是三天以前才挂招牌的，可是寄来的诗，截到现在已经有七十九萨仁^④了！而且全部都是署名的！”

但埃夫斯契古纳不肯退让，终于议定了每行五个戈贝克。

“然而，这是因为您的诗做得好呀！”摩开说明道。“您还是挑一个雅号罢，要不然，沙伐庚可不大有意思。譬如罢，渐灭而绝息根^⑤之类，怎样呢？不很幽默吗！”

“都可以的。我只要有稿费，就好，因为正要吃东西……”
埃夫斯契古纳回答说。



他是一个质朴的青年。

不多久，诗在杂志创刊号的第一页上登出来了。

“永劫的真理之声”是这诗的题目。

从这一天起，他的名声就大起来，人们读了他的诗，高兴着——

“这好孩子讲着真话。不错，我们活着。而且不知怎的，总是这么那么地在使劲，但竟没有觉到我们的生活，是什么意义也没有的。真了不得，渐灭而绝息根！”于是有夜会，婚礼，葬礼，还有做法事的时候，人们就来邀请他了。他的诗，也在一切新的杂志上登出来，贵到每行五十戈贝克，在文学上的夜会里，凸着胸脯的太太们，也恍惚地微笑着，吟起“渐灭而绝息根”的诗来了。

日日夜夜，生活呵叱着我们，

各到各处，死亡威吓着我们。

无论用怎样的看法，

我们总不过是腐败的牺牲！

“好极了！”“难得难得！”大家嚷着说。

“这样看来，也许我真是诗人罢？”埃夫斯契古纳想道。于是就慢慢地自负起来，用了黑的斑纹的短袜和领结，裤子也要有白横纹的黑地的了。还将那眼睛向各处瞟，用着矜持的调子来说话——

“唉唉，这又是，多么平常的，生活法呢！”就是这样的调子。

看了一遍镇灵礼拜式用的经典，谈吐之间，便用些忧郁的